

青少年短篇故事集錦·科幻故事（二）

孟馨 编著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起死回生 | 1 |
| 鬼谷悲歌 | 9 |
| 海底游魂 | 10 |
| 海洋粮仓 | 12 |
| 急跃飞行者 | 14 |
| 微型姑娘 | 26 |
| 塞外桃源 | 28 |
| 模范监狱 | 29 |
| 鲸腹余生 | 31 |
| 警猫“啸虎” | 33 |
| 大脑印刷术 | 34 |
| 万能音乐仪 | 35 |
| 万能饮水杯 | 36 |
| 小白兔刷牙 | 37 |
| 无针注射器 | 38 |
| 开发 X 星球 | 39 |
| 飞人的秘密 | 42 |
| 飞跃百慕大 | 44 |
| 与拉玛相会（一） | 45 |
| 与拉玛相会（二） | 46 |
| 巨型声弹 | 48 |
| 入侵 | 49 |
| 正好两分钟 | 58 |
| 电子眼睛 | 59 |
| 记忆增进器 | 60 |
| 宇宙全息“蛋” | 6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丽丽奇遇记 | 63 |
| 园艺魔术师 | 65 |
| 来自河口 | 66 |
| 奇妙的眼镜 | 98 |
| 青春与衰老 | 99 |
| 奇妙的绷带 | 101 |
| 奇特的医院 | 102 |
| 死亡陷阱 | 103 |
| 金蛋的秘密 | 105 |
| 佳佳的大学 | 107 |
| “变色龙”行动 | 110 |
| 单身无不便 | 111 |
| 盲童的欢笑 | 113 |
| 尼斯湖底的战斗 | 114 |
| 真假圆明园 | 127 |
| 钢铁巡逻兵 | 129 |
| 科学的彩蝶 | 129 |
| 海上纵火案 | 130 |
| 活着的雕像 | 132 |
| 亮亮的足球 | 133 |
| 美丽的影星 | 134 |

起死回生

脑神科主任高春大夫，在谢朋教授弥留时期，竟不顾谢教授的家属的强烈反对，坚持为他做了开颅手术。高大夫的反常行动所以得逞，一是应患者本人的强烈要求；二是得到患者的女儿的有力支持。反对阵营的首脑是谢教授的夫人，她的支持者们是一些甥侄之类的亲属。他们反对动手术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：“人眼看就不行了，还血呼啦的挨一刀干什么，留个全尸算了！”高春大夫坚持要动手术的原因难以启齿，谢教授的爱女知道内情，又不便当众说明。但是，她们手握一把尚方宝剑，患者本人以医学权威的身份认定，他患的恶性脑瘤极其特殊，虽然他个人已经失去了治疗的价值，但是，他愿意献出自己的头颅，为医疗事业做出最后一次贡献。

“这只是借口，”谢教授的女儿谢娟暗想，“您和高阿姨的秘密，我清楚，女儿成全你们。”谢娟的爸爸前天上午精神很好，头脑也极其清楚，讲起话来不仅有条有理，而且还像平时幽默和风趣：“娟哪，看样子，爸爸离大去的时间已经不远了，有些事情爸得拜托你啦。”“爸，”谢娟扑到父亲的身上呜呜地哭起来了。

“好孩子，别哭！”谢教授一面抚摸着女儿的秀发，一面很诙谐地说，“爸爸永远也不离开你，爸爸还想长生不老呢。”谢娟觉得爸爸的话有点蹊跷，抬起晶莹的泪眼望着他。只见他那张略显浮肿的脸上，浮现出安详的笑纹儿，眼角里还隐现出一点儿意味深长的诡秘的神情。

这种眼神儿，又是这种眼神儿！她太熟悉了。爸爸爱开玩笑，平时碰到什么好事时，他总是先编造一个坏消息，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，竟使人信以为真，愁苦万状；可是，他那诡秘的眼神儿，却泄漏了“天机”，于是，谎话很快被揭穿了，被弄得啼笑皆非的女儿，使劲地捶爸爸的脊背。

而今这诡秘的眼神儿意味着什么？难道真的会有“长生不老”或者“起死回生”之类的好事吗？“把门关上！”谢教授的话打断了女儿的思考，“你妈不会来吧？”“上午不会，”谢娟知道爸爸将要告诉她的秘密是只许她一个人知道的，“爸爸，有什么话，你只管对我说，我对谁也不讲，包括妈妈在内，我保证！”“不，你可以对你高阿姨讲！”爸爸平静地说。他把手伸到内衣兜里摸索了一阵，从里边掏出一把黄铜钥匙，说道，“在我的大书箱子底下，有个小漆盒子，那里边珍藏着。我的、我的。不管你看见了什么，都不要惊、惊异，你要妥为保管，千、千万不要烧掉，我还要来取、取的。”一阵剧痛又使他昏厥过去了。

谢娟感到不解的是，他最后那句话“我还要来取、取的。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还能生还吗？这天下午，谢娟趁妈妈与她换班去医院护理爸爸之机，偷偷地打开爸爸的漆盒子，发现里边有几封用粉地蓝格信纸写的情书和一个绿皮的日记本。

那情书一封赛着一封，字迹娟秀，情真意切。她读信的时候，完全被那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意所打动，竟完全丧失了替妈妈吃醋、为生母鸣不平的立场，满怀同情地站在那位她不曾见面的，深深地默默地爱着她爸爸的阿姨一方。

心地善良的姑娘，含着热泪将那些信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每看一遍都哭，哭完了还想看。

看着看着，她猛然想起“我还要来取、取的”那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浑身不禁打个寒战，她产生一种迷信的联想：“也许爸爸死后，他的灵魂要来取这些信的，要是那样的话，这些信迟早得烧掉的呀！”谢娟不知怎么的了，总觉得把它烧掉太可惜了，最后，她决定把信中的主要段落摘抄下来。

。我正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，我应邀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。应该说，报告还是很成功的，不少人为我祝贺。

可是，我有一种失落感。无论在人声鼎沸小组讨论中，还是在以我为中心的群星捧月般的交谈中，我都感到十分孤独，总感到失去了什么。到底失去了什么？也许是老师您的影子吧。

记得，当我还是扎着羊角辫的小高中生时，我就认识你了。

当时，您正在为我们中学第二课堂讲《生命伦理学》。当我们坐在大教室里，第一次听老师您讲课时，我和我周围的几个女孩都没记笔记，只是傻呆呆地听着。她们都从老师的形象、言谈和举止上，去寻找并且都找到了自己平时最尊敬的亲人的特征。有的人认为他像自己的爸爸，有的人认为他像自己的舅舅，有的人认为他像自己的哥哥。她们当时都说不出有什么感觉，只是觉得心情和往常不一样。我回家时情不自禁地和母亲讲：“今天给我们上课的老师，又像我的爸爸，又像我的大哥。”当时您虽然显得很年轻，但是，从您的身分和资历看，肯定比我大得多；但我仍希望您能更像我的大哥哥。从

那时起，我的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结束了。我开始想心事，有时心头平白无故地笼罩上一层苦闷的暗影，那是一种茫然若失的惆怅。当时，我还没有弄清楚为啥这样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这都是因为遇见了您。

为了不“失去”您，我决心“跟踪”您。为此，我放弃了我最爱好的物理专业，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医学专业，并选修了您所从事的脑神经外科。

命运之神并没有欺骗我。我们又相逢了，在大学的阶梯教室里。听您的课的学生都感到很幸运。您待人诚恳、朴素大方、有一种不加修饰的自然美。在我们学生的眼中，您的风度、气质，很超群，是一般男性所不具备的。我们女同学中暗自喜欢您这个成熟、沉稳、深邃而又有学识的先生的，肯定不只我一人，因为课后她们常议论您，甚至还谈您的家庭情况。她们不知从哪儿获悉，说您的家庭似乎很幸福。不知为啥，听到您家庭幸福之类的话，我的心里怪难受的。我只能怀着对您的尊敬和崇拜之情，按着您的标准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伴侣。

但是，现实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完美，在茫茫的人海中，我煞费多少苦心，却始终也找不到堪与我心中偶像媲美的、相同或者相似的人。不过，我找到了爱自己的人。他人很漂亮、很善良、也很勤奋，作为当代女性的配偶，他是一等人儿呢；但是，一想到同他结婚，我就想哭。为啥，我说不清楚，只是觉得有点不理想。这也许还是因为您。就这样我一直拖着，他一直等待着，一直到今天，我都 32 岁了，我们还处于“不战不和”的状态，也真难为他了。命运又给了我们新的机会，我们在大街上相遇了。那天要不是我主动地同您打招呼，您还会认我这个学生吗？您说怪不，毕业这么多年了，

我总想忘掉您，可又总希望见到您。以上是谢娟按时间顺序摘抄的第一封信。出于难以抑制的好奇心，她打开那个绿皮的日记本，想看看爸爸对这封信的反应。

谢娟按来信落款日期，又往后推了三天，在日记本上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她所关心的内容。

今天突然收到小春（啊，是高阿姨！爸爸招供了。）来信，不由人百感交集。我教过的学生太多了，加以我上课时有个习惯，虽然目视前方，却茫无所见，我从不记得哪些学生听过我的课。只是有一年，在我主讲《脑神经学展望》选修课时，发现坐在第一排有个小女孩。我无意中望她一眼，哎哟，天哪！那是怎样的一双目光，像凝结在钢水上的火，还是贮积在深潭的水？都不确切呀，那双眼睛所产生的销魂动魄的力量，谁能描写得清楚呢？从那以后，我们见过几面，每次见面她的那张清秀的小脸儿都羞得像一片桃花似的，手抖得厉害，好像有点怕。其实，我似乎也有点怕，同她说话时语句总不连贯，尤其是看到她那双眼睛的时候。谢娟又摘抄了第二封信。

信，接到了。这是我苦苦地等了一周，盼来的呀！我不敢立刻看它，因为当天有手术，我的心不能乱。可是，我想马上就拆开信，我等不了啦，我的心已经乱了，都怪你！我们干嘛还要见面呢。

那天见面时，我好怕好怕哟。我不敢正视你的眼睛，因为我很爱哭。你说你那天心情很不平静，其实，我比你更不平静。

分手后，我整天神魂颠倒，心烦意乱。他来找过我几次，见到他我心更烦，每次都被我赶走了。

有时我总愿意沉湎于幻想，因为幻想比现实好得多。

我甚至常常白日做梦，刚才我就梦见，咱们生活在一间雅静的小屋里，桌布、窗帘都是海蓝色的，因为我喜欢大海，喜欢蓝色。

办公桌是淡黄色的，你正坐在桌前写作，台灯开着，桌面上是一片柔和的光。我守在身旁像一般家庭女人那样打毛线。电话铃声把我吓了一跳，被拉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我，眼睛又是一片空荡荡的，我哪有在你身边厮守的权力呀。谢娟摘抄完第二封信，又用同样的方法，在绿色日记本上，找到了与这封信对应的日记。

。是呀，人生如梦，可谁懂得这句话的道理？像我庸碌半生，受愚蠢的名利所蒙蔽，我活得实在太累了。我想跳出尘土飞扬人声鼎沸的名利场，寻觅一小块安静绿洲，或者躲进一幢飘着蓝窗纱的小房子里。我真的太累啦，近来我的头时而晕眩，时而胀痛，这绝不是好的信息，我知道。这也许是衰老的现象，也许是恶病的征兆。我不希望老，也不想病，因为有了她，我希望自己从心灵到体魄永远年轻。

我敢说，我的心是不老的，特别是在给她写信的时候，我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。当我把深切的思念述诸笔端的时候，我的心灵总是幸福地颤抖着，好像在春天的大地播下一颗种子，眼看着它下落在沃土中，心头掠过一阵慌乱、一阵期待。我感谢发明纸张的祖先，但又怨恨这种思想载体的容量的有限。谢娟又摘抄了第三封信。

。又很长时间没给你写信了。这期间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他被汽车撞了，头部受了重伤，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。

我很伤心，也很悔恨。总觉得他的不幸是我给造成

的。那天他来找我，明确地提出要与我结婚，当时我没有明确地答复他。他很难过地走了，在途中就发生了车祸。

他本来是个好青年，人长得漂亮，很老实，很善良，对我百依百顺。对当代女孩子来说，他本来是个很理想的配偶，可是，由于我对你的倾头，总觉得他不理想，以至于有此祸事发生。

为了表示悔恨，也为了回报他的真心，我决定嫁给他，准备终生侍候他这完全丧失记忆、但能活动的“植物人”。谢娟在爸爸的日记上又发现了与第三封信相对应的話。

。这也许是报应吧，在他横遭车祸期间，我也被判处了“死刑”：我的头脑里有一颗正在扩散的肿瘤！我的路快走完了，还能干点什么呢？啊，有了，我何不趁我的脑神经细胞还活着的时候，让高春做个开颅手术，将我的健康的脑细胞移植到那个青年人的头脑中。如果实验圆满成功，不仅我本人的记忆转移到活人的头脑中，而且在这种记忆健全的脑细胞的影响和刺激下，丧失记忆的病人的脑细胞很可能部分地复苏过来。这样一来，两个男人将两份爱心集中到一个人身上，去爱一个完全配得到双倍爱情的女人。妙、真的太妙啦！我就是这个主意。在谢教授遗体火化后不久，一位身材修长，肤色白皙，温文尔雅的美男子来找谢娟。那人一见面，就亲切地拉着她的手，以泪光晶莹的眼睛注视着她：“小娟，你好吗？真想你呀！”“咦？您是谁？我不认识你呀？”谢娟急忙抽出手来。姑娘脸上的略带愠怒的惊讶的表情，提醒了来访者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呵，对不起，我本来应该想到这一层的，”他向传达室扫视一眼，发

现正有几个闲人，蛮有兴趣地关注这场“误会”的进一步发展，悄声说：“你要是后两节没有课的话，我很想找个僻静的地方，向你做点儿解释。”当他们来到北城大学林荫路上时，那人告诉她，他叫陆明。

“啊，陆明叔叔，真对不起！”谢娟惊喜地喊道，她听说高阿姨的丈夫就是这位叫陆明的叔叔。“刚才在收发室里对您真有点失礼！”“没关系，咱们没见过面嘛！”那人亲切地笑了，“其实，我对你是很熟悉的，瞧，你左眉上的小伤疤，还是你小时候在建筑工地玩耍时碰伤的呢，在去医院途中你问爸爸，一个人的眼睛瞎了一只，看东西是不是只能看见一半儿？”“这你是听谁说的？”谢娟万分惊讶地问，这种傻话只有她爸爸一个人知道的呀！我是来取保存在你手里的信和日记的。”“谁的信和日记？”谢娟越发惊异了。

“粉红色的信纸和绿封皮的日记本，对吧？”“啊，您到底是谁？”“我的名字叫陆明，不过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也可以称我为父亲。”那人语调很和缓，但眼里却闪烁着诡秘的神情。这眼神儿她熟悉，的的确确是她父亲的。这绝不会有错儿，就像盲人辨别熟人声音那么准确。

“哦，明白啦，是高阿姨的脑神经的手术获得了成功，爸爸的记忆还珍藏在陆叔叔的头脑中！”谢娟随即又产生一个问题：“他是百分之百的爸爸吗？”陆明仿佛看出她的心思，进一步解释道：“现在的我比你大12岁，按这个年龄的差距，你称我为爸爸也是可以的，不过我不全属于你爸爸。我这话你懂吗？我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属于陆明的，我还保存着他的记忆和思维方式。”

“这么说，您一颗脑袋含有两个人的大脑？”“也可以

这么说吧。”“那么，我提个问题，您不会介意吧？”姑娘顽皮地眨眨眼睛问道：“你们两个人去爱一个女人不争风吃醋吗？”“我们，请允许我暂时用一下这个不准确的词吧，我们在对待她的爱的方式上可能有分歧，这就像一个人在处理问题时那种举棋不定的情形差不多；但是，这不是情敌式的嫉妒和醋意，请不要忘记我们是以一个实体的人去爱一个女人，并接受她的爱呀！”“是这样呵。”谢娟似有所悟地说，“我真羡慕高阿姨，她太幸福啦！”“你还应该羡慕你父亲，他真的‘起死回生’了；也应羡慕你陆叔，他得到了双倍的智力和荣誉。”

鬼谷悲歌

1967年初秋的黄昏，被造反派通缉的刘刚踉踉跄跄地跑到了鬼谷的边缘，是进，还是退？刘刚犹豫了。进吧，听说进鬼谷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。退呢，造反派抓住他就得逼他诬陷老场长是台湾特务。宁死不做丧良心的事，刘刚毅然闯进了鬼谷，造反派追上来了，可他们谁也不敢上前追捕，眼看着刘刚向鬼谷的深处走去。

夜幕降临了，鬼谷显得格外阴森可怕。一束绿光照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壁上，石壁后面传出了嘶嘶的琴声，随着琴的旋律，一曲委婉凄惨的歌声随风飘来，这歌声如泣如诉像鸟儿哀鸣一样打破了这万籁俱寂的沙漠世界。刘刚大气也不敢喘，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。一动不动，心在剧烈地颤抖着。当他完全镇静下来的时候，一股探索奥秘的冲动激励着他勇敢地向石壁走去。刘刚

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绿光下，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正在弹唱着，晶莹的泪珠顺着她那美丽的脸蛋上滚落。

那少女似乎发觉了刘刚的存在，轻声唤道：“过来吧地球人。”刘刚过来一看，石壁上正放映着追捕自己的那些造反派收兵回营的镜头。那少女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黛丽丝，是天狼星人。”望着这天使般美丽的姑娘，刘刚真不敢相信这就是传说中鬼谷杀人的女巫。黛丽丝似乎察觉到了刘刚的想法，用手轻轻按了一下钛合金的放像机。石壁上出现了意外的景象：一架刚刚着陆的航天飞船，当飞船伸出扶梯时，走下一群外星人，他们微笑着挥动双手向地面上的人打招呼。不料，地面上的人忽然喧闹起来，石斧、弓箭、青铜大刀一齐飞向外星人，站在扶梯上的一位老人双手还没放下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胸膛。外星人大怒，他们拿出激光枪，发出几束激光。地面上的人纷纷倒下。黛丽丝告诉刘刚，这是 3000 年前的事了，后来地球人又放火烧毁了我们的飞船，打那以后，只要地球人一进入我们的领地，我们就用激光枪消灭他们。不过，现在我们也明白了，地球人也有好人和坏人之分。刚才追捕你的那些人要是进来的话，我绝不会客气的。因为我正在用歌声悼念我们飞船的老船长。

刘刚在这里住了好多年，直到 1976 年黛丽丝才用气垫船把刘刚送出了“鬼谷”。

海底游魂

杰拉尔德·弗尼斯在未婚妻丽丝，以及父亲豪克逊的陪同下来到了 D 半岛。弗尼斯是个著名的水上运动

员，未婚妻及地学博士的父亲都热衷此项运动。在前不久举行的跳水比赛中，弗尼斯将人类跳水的高底提高到了 150 英尺，但紧跟其后又有 29 名勇敢者也在这一高度，与弗尼斯一样完美地完成了一系列规定动作。为了决一雌雄，服装大王克罗斯邀请 30 位选手到 D 半岛继续举行一场比赛。

三个人环视这座荒凉的半岛，整个岛上没有人迹、也不长一根草，显得十分神秘。半岛三面石崖临海陡峭而下，海拔高度刚好 150 英尺左右。丽丝感到很压抑，她拉拉弗尼斯说：“你不觉得这里有点可怕吗？”弗尼斯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比赛开始了。一声枪响，30 名勇敢者的双脚离开岸上跃入水中，海面上犹如开放了 30 朵白莲花。这次评分的惟一条件就是看谁先露出水面。丽丝左手捧着鲜花，右手在胸前比划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上帝啊，让我的弗尼斯第一个露出水面吧。”两个小时过去了，仍不见一个人露出水面。观众骚动起来，预感事情不妙。人们议论纷纷，有人说碰上了鲨鱼群，也有人说 150 英尺的高度太高了，要不就是陷入了泥中或撞上了礁石。丽丝悲伤地把鲜花抛向大海。

一天过去了，无一人回到海面。派了一名潜水员入海探视，也一去不归，肯定葬身大海。再派了一名有经验的潜水员下去，并给他配带了安全绳和通氧管，以保证他的安全和能长时间在水下作业，但当他下降至 150 英尺深度时，一股强大力量将船上的潜水辅助装置全部拖下海底。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奉命前来调查的微型侦察潜艇也一去不复返。

目睹这一幕幕惨景，豪克逊博士感到该处海底的地

质情况至今没文字记载，不能再盲目从事，他决定亲自主持调查。

当海底调查船移动到这个神秘的海区时，指示器立即发出了停机的指令。豪克逊博士从电视监视器里看到了一股潜流在船前不远的地方流动。他仔细观察，看到了海中有走动的人群，他辨认出了儿子等 32 个人以及那艘微型潜艇。

此时，博士失去儿子的悲痛已被一定要揭开这个海域的机密的决心所代替。经测定，这里是冷、暖流的交融处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漩涡，再加上岩石里产生一种 Y 射线，保存了尸体，尸体在漩涡里流动，就像行人行走一般。真险啊，如果调查船不及时停机，也会被卷入了这支海底游魂的队伍。

但是岩石里为什么有这种 Y 射线呢？D 半岛又为什么呈现这样奇怪的地貌呢？原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日德兰半岛本是连在一块的，史前的一天，一颗行星撞击了地球，造成了今天的斯卡格拉克海峡，形成了两个半岛，而 D 半岛就是行星的残骸。

海洋粮仓

我到 D 市公出，顺便去看老同学秦力。我俩自大学毕业分手，天南地北十多年没见面了。前几年她来信说准备去搞粮食。

学海洋生物的去种粮，真胡闹。乱改行是要吃亏的，见了面我一定得说说她。

在海洋研究所里我找到了秦力，已经快中午了。她

还是那么热情，不由分说把我拉到小餐厅。不一会，一桌挺标准的宴席就摆出来。鸡、鸭、鱼、肉俱全，色、香、味、形俱佳。这真是太浪费了，我们两个人怎么吃得这么多东西？再说我怕继续发胖，正在减肥，对这些肥腻也不太敢问津。“吃呀！”“多吃点，不要紧。”秦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一边劝一边解释：“这些都是高蛋白、低脂肪的健康食品，不会胖的。”我一听，本来就饿了，大吃起来。真是美味，一道道菜滋味与以往不同。

“怎么样？吃得还满意吧？”吃过饭，秦力挑战似地说：“搞这么多菜，就是向你作宣传，省得听你埋怨。”“别开玩笑，快给我讲讲，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我着急地问。

“我们是海洋研究所，这些东西当然出自大海。我告诉你一个数字，近海水域自然生长的海藻，年产量已相当于目前世界小麦总产量的15倍以上。如果把这些藻类加工成食物，数量相当惊人。你今天吃的，全是海藻深加工的产物。”我求她带我去看她们人工繁殖海藻的试验田。碧蓝的海水连着蔚蓝的天，一方方整齐的水面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各种颜色的藻类。走到一方待播种的水面前，秦力抓起一把“种子”扬到水中，也不知她们加了什么生长激素，眼看着，绿色的海藻由小至大，连成了一片。“长得真快呀！”我赞叹着。秦力说，1公顷水面的海藻，加工后可获得20吨蛋白质，多种维生素以及人体所需的矿物质，相当于40公顷耕地每年所产大豆的总含量。现在，她们又以惊人的速度人工繁殖，真使大海成了人类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大粮仓。

闹了半天，这就是秦力搞的“粮食”，真是不看不

知道，一看真奇妙。

急跃飞行者

她爬进她裂着大口的工作舱，咖啡几乎没有让她进入状态。

一个警告灯在闪烁：她的对手已经上去开始操作了。在通气口的又一天。

随着补翼和插入物滑行到位，工作舱就把它包裹在里面了。

这是最新式的装置，扫描线路模拟服的顶端插进一个消遣性舒适的数据舱里。

舒适的。不是为了懒洋洋地躺着，而是为了飞行。

她闭上眼睛，让模拟服自显身手。

2046年5月16日。她喜欢在真实的太空中出发，少一些剧烈震动。

影象直接出现在她的视网膜上。进入礼仪将她举出她的亨廷顿海淀公寓，一秒钟以后她就在屋顶上急跃飞行了，滑过海滩。卷浪在柔软的白色带形物中打破，穿着红衣服的冲浪者偶然发现他们在转瞬即逝的密切结合中。

从卫星的角度一切都能看见，当然。清晰分明。

开始工作，玛雅，她的对手叫道，等会儿再观光。

“我在进行纵深的搜寻，”她撒了个谎。

当然。

“我会在行动上让你一百分。”她回击道。

你已经在了，大的新市场今天开放。带着嘲笑？“哪